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三

宋 謝維新 撰

都邑門

邊隅附 封疆 亭障

輿地提綱

邊之為言近也。鳥乎近。近乎外也。古者立國有內則有外。夫力不能以遠加威。不能

以廣及。雖以帝王之盛。不免有此內彼外之分也。故禹貢九州。方五十里。盡東海流沙。朔南聲教之地。得不謂之邊乎。周制九州。方七千里。盡司馬九畿之地。得不謂之邊乎。秦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與黔中南

海桂林象郡為四十盡東南至海西北漢之外得不謂之邊乎漢之盛時四履之地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雁門西南永昌東西九千里南北萬三千里晉承三國之後冠帶之區盡漢故地隋之世東南盡海西抵且末北距五原唐初分為十道及乎高昌拓四鎮比之漢代南北則同東不及而西過之羈縻之地皆受節制我朝土宇與古齊盛凡使者皆所部分為二十三路盡此之土其邊隅綦可知已然古者帝王未嘗求土宇之廣也蓋與其地有餘而德不足也不若德有餘而地不足也夫吾國之土地不求豐而吾德之所加者甚豐也吾國之人民不加多而吾德之所及者尤多也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夫守不在四夷不在四鄰而在諸侯而在四境則盡地以為守而地之所棄者何限域民以為界而民之所遺者無窮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事類逐獮鬻

黃帝既為天子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也其土地東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江

北——邑於涿鹿之河出通鑑外紀

至幽陵

顓帝土地東至于蟠木西至于流沙東至于交趾北

通鑑外紀被四表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出書堯典

薄四

海外書

寧四極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威懷之道儀刑後

王出柳塗山銘

東極西垂

禹使章亥步自——至

南極北垂

又使

豎亥步自——要服荒服

五百里——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注要東以文教夷平也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二百里而差簡荒又簡畧以文法蠻來

政教隨其俗出書禹貢

蠻織夷織

夏官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

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

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一又其外方五百里曰一一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周禮侵自阮疆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云云依其在京————

過陟南岡
城彼朔方
天子命我
王使南仲
為將率往
築

城于朔方為軍壘以東郊不開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云云魯

人三郛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云
 魯人三郛三遂峙乃芻茭書費誓
 南鄙啓伐惠之四十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脛庭之田脛庭曲沃翼左桓二

至于大原宣王薄伐獫狁省此徐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戒我師旅率

言
什
不
可
不
作
之
主

至于大原

宣王薄伐玁狁
詩

省此徐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戒我師旅率

ALL

i

何子平先生

彼淮浦——各棄隙地宋鄭之間有隙地宋鄭為盟割

詩常武

所至地

燕莊王送齊桓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命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

燕君所至地與

五大不在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

之六帖封疆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邊五細不在庭親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蔓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三國皆築

是時冠帶之國七而——邊於戎狄自雍隴以西有繇諸緄戎翟獯

之我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行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

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通鑑秦始皇

紀

匈奴苦邊

高祖八年——冒頓數——北——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

敬往結和親

漢兵至邊

文帝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畧甚衆

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云云月餘————匈奴

亦遠塞漢兵亦罷通鑑文帝紀

棄為甌脫

東胡與匈奴間中有——地千餘里各居其邊————東胡

請於冒頓吾欲有之冒頓怒曰地國之本也與襲東胡滅之注服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處

若今伏宿舍也甌脫如字漢匈奴傳

蒙始爭秦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妾爭秦二家

怒相滅兩邊邑長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二邑謂居巢鍾離吳楚之一於邊女

六帖驩由灌瓜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

封疆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搔梁

瓜梁覺之欲往報孤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

夜往竊灌楚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為

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讎

由宋就賈塞築紫土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城得

誼新書黃金金城郡注應劭曰初築一別築候城漢制每塞

為城置人鎮守謂之一斥望烽燧今西邊北邊之郡

此即障也漢匈奴傳注斤望烽燧一候一一不得

卧注邊城備戎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頭兜零以

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

次定四庫全書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四

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

有馬周旋

馬邑屬鴈門郡秦時建此

時輒崩不成一馳走反覆父老異

有鴈栖集

梁伯

縣界有鴈塞傳云此山一大池

泉如酒味

酒泉郡注應

酒師古曰城下有金泉

火從地出

西河郡屬縣鴻門注

泉味如酒漢地理志

火從地出

有天封苑火井祠

州不淪沒

北地郡屬縣靈州注水中可居州隨水高下未嘗

狐入

瓜中

煨煌左瓜州地出大瓜長者

龍穿地穴

南海郡屬

縣龍川本博羅縣之多鄉也有

間關出物

漢使

而出即一流泉因以為號裴氏廣州記

人聶翁邑———私與匈奴
交易注私出塞交易漢匈奴傳
斗辟予胡——漢棄上谷之

地以——注孟康曰縣斗辟曲近湖又師古曰斗絕
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作僻徙

羌關中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
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

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
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
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
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晉江統徒戎論徙

氏論川

魏武帝——武都——於——欲弱寇
疆國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同上石頭枸杞——

烽火樓最多——塞北席箕——席箕一名——蘆生——胡古
本草陶隱居云詩云千里——草述異記

傍海漕渠

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
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穿

一號為平虜一以避海難運糧唐食貨志拂雲神祠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

一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神祠祭酌求四都護府唐依漢

福因牧馬料兵而後度河元宗實錄法於一

邊立一一所以鎮重邊陲招懷殊俗安東一一在營州東界至洛陽二千九百里安南一一在交趾至洛陽七千二百里安西一一在龜茲至洛陽八千三百里安北一一在雲中至洛陽二千二百里制百兵

法三受降城唐薛仁貴奪取漠南之庭於河北築一

為兩漢以來皆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中宗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

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三旬而三城俱就唐本傳當諭

邊城本朝真宗初即位語宰相曰善用兵者必相地利欲觀西邊郡縣山川形勝之勢可擇使按視即詔

楊允恭李允則使靈夏諸州圖上形勢及還召近臣出
地圖示之上曰沿邊山川形勝足以控扼賊衝——
一量省兵馬分屯內地沿邊冗員亦請行邊塞
從減去庶免飛輓以勞民生寶訓年張浚
以寇勢未衰奏——親——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
之至江上會諸將議事命韓世忠據荊楚以圖睢陽劉
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
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
形勢既立國威大振聖政

封疆玉門為限

後和帝朝匈奴連車師入寇河西議者因欲閉——陽關以絕其惡注二關名

在燉煌西界後西域傳

銅柱為界

馬援到交趾立——漢之極——廣記

收河南地

始皇三十三年巡北邊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
匈奴————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

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失河南地匈奴冒頓單于大破

餘里威制匈奴史本紀

失河南地

匈奴冒頓單于大破

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併樓煩白羊王二王之居在

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

復河南地

宋文帝七年有恢

代而始强大漢匈奴傳

復河南地

宋文帝七年有恢

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遣使告魏王曰河南舊

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

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一此豈可得必若進

軍今當權斂戎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當取之

通鑑宋本紀

大唐羈縻州

唐通四夷羈縻路一曰營州入安

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

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關道七曰廣州

通海夷道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

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

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

式皇宋化外州

東上都護府幽慎易涿檀營平燕歸順

遼師順瑞薊河東路安北大都護府單于大都護府鎮北大都護府雲應新蔚媯朔懷儒毅陝西路安西大都

護府庭靈夏涼沙鄯瓜銀鹽勝宥西廊會宕疊甘肅僕

浙陽建康鎮利州路松扶翼當悉恭拓直保靜夔

州路恩費播夷牂西高業充莊琰廣南路交峯懷嚴

田愛懽陸福祿長越溫演林景環平琴山武安古德化

即茫州並東以斧畫地大渡河一名沫水源出遊州入

坡指掌圖持王一一興一圖曰自大渡為界此外以刀劃地紹興

吾不有也故二百年無外患遠慮如此以刀劃地四年

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宗弼與玠

連戰未決敵擁眾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

入吳玠——謂諸將
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

亭障密艾

漢時天水郡屬縣
經道注有——亭
輔平 酒泉郡屬縣
門注有——亭
熊水

——障北部都尉治
在武威郡屬縣休屠
魚澤 燉煌郡效穀本——障孝武
帝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

——尉教力田以勤
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偃水 在酒泉郡會水縣
昆侖 廣

縣宜木都尉治——
障莽曰廣栢
東部 在酒泉會水縣
西部 鄯

——都尉所
治在乾齊
驚安 安定郡陰密縣古
廣延 三水縣屬國都
尉治有鹽亭莽

曰——
亭 匈歸 上郡——都尉治塞外——郭
屬并州匈歸者言——奴——附
石門 五原郡
柰陽北

出——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
得頭曼城又西北得雲河城又西得宿虜城
慈平——

亭名在五原同填河——亭在厭狄——亭西河故代國翁龍郡武

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埤是屬并州埤是見上並漢地理志遠者千里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障列亭至盧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

原朔方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盡壞光祿所築

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寇者少利

昭帝時匈奴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畧取更

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

希復犯塞同上築候修烽光武建武十二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象郡弛刑屯北邊——亭——

據險立堡唐王忠嗣訓練士卒隨缺補繕自朔方至雲中塞數千里——要——城——斥地

紀本

次定四車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

八

甚遠依磧置亭

郭震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破口

置和戎城北

一百一軍制東要路

晁錯備邊議秦

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擾唐本傳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有萬死之害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為中周

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
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則里邑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
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徙民
實邊使遠方亡屯之事塞下亡**充國屯田**臣聞兵者
所以明德
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
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十六
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
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
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故思及公田

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
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
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浹溝渠治湮隤以西
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
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倖馬什二就
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並積畜省大費今大司
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
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
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
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於寄託遠近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

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
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
言去者凡七十輩比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
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拊羌虜令不得肥
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
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
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
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情之患坐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
大開小升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隄中道橋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二利臣材下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暮月而望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且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今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疲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

者皆頓首服

李遐叔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點

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脇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鳴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驚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之時，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屠臣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

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
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
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
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
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
里朱殷於闐反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
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
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
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
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
從古如斯爲之
奈何守在四夷
王翰古長城吟
惟羨執金吾麒麟前殿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

拜天子走馬為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
不相見遙聞鐘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願思
寧願身為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回白日單于潑血
染朱輪回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
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
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北城邊當時秦王
按劍起諸侯步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三十年築怨興徭
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
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詩集席其愁

秋靜見花頭沙遠
薛道衡

黃花戍

聞道——頻
年不解兵可憐

閨裏月長在漢
家營沈佺期

鵲鵲泉

破訥沙頭鴈正飛——上戰
初歸平明日出東南望滿磧寒

先生鐵衣類
選李益早

白馬津

遙聞——上吏傳道黃
龍征戍兒文苑蕭子顯

天山雪

——冬夏——交河
南北流虞世南

隗囂臺

隗頭急水流流水急難度
半入————傍浸酒泉路

徐陵橫
笛曲

軒轅道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
吹落————李白北風

白登道

漢下——胡

窺青海灣
李關山月

青海頭

君不見————古來白骨
無人收天陰鬼哭聲啾啾烽黯無光

雲暗天山首水塞交河源霧——

鼓寒不起

黑雲壓城上
欲摧甲光向

————霜旗凍不翻虞世基

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寒上燕支凝夜紫半捲紅
旗臨易水霜重————聲————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闕

龍為君死李長
吉雁門太守行

蓬雜驚沙

雲和朔氣連天暗——
散野飛屈同

風吹涼

木海————

喬知之擬古贈陳子昂
邊聲響梢頭

馬銜首霜

——————葉劍
螢驚鵲膏類要

邊塞風景

鴈乳平蕪

盧龍塞外草初肥——
——曉不歸才調集

單于不南牧——

向——馬席其適
滿天山下王建席其篇詞
降騎說蕃情
候火起彫城塵沙壅
戰聲遊軍歲漢懺

——天雲如地陣
月帶胡秋徐陵
邊月隨弓影
——朝

霜拂劍花玉關曾未
入少婦莫長嗟李白
玉關三千里
去歲何時君別妾南
園綠草飛蝴蝶今歲

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
——欲寄音書那可聞同上人思邊
長城三千里

——何連連連連
——李白詩
都護五千兵
將軍一百戰——
箭箠朝來動刀環臨

陣鳴
選燕山胡騎鳴啾啾
旦辭黃河遊暮至黑山頭不聞爺
娘喚女聲但聞黃河——

木蘭
詩黃河流水鳴淺淺
旦辭爺娘去暮宿——
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

同上野駝尋水磧中鳴
漢水連地霜草平——
隴頭風急鴈不下沙場苦

戰多
流星
紅旗當磧飛鳥斷
不上黃金鉤
席其廉詩
雲中亭

鄧羽檄警

火日夜明梁簡文從軍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四

宋 謝維新 撰

宮室門

城壁

附

郭堵

郭雉

壁堞

堡埤

壘隍

壑池

門樓

櫓

輿地提綱

城為保民為之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大而高一丈也古者天子

千雉公侯百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諸

侯不得以僭天子大夫不得以擬諸侯其小大廣狹等級至嚴也然城上垣曰堞女牆曰埤樓曰麗譙下

有門曰譙門望樓無覆屋曰櫓地外有池池無水曰隍其高下深淺亦莫不各有稱也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郭曰壘有軍屯處曰壁外城曰郭曰郭皆就易設險亦不聞有他義也然强者攻弱者守困則圍敵則戰不得其道未見其可故公侯扞城在得人也衆心成城在得民也猶未也聖人以道德為城是又不在于得人不在得民而在乎建道德以成安強也彼有北築長城西起臨洮東盡遼水非不欲以備胡也然而一旦禍發蕭牆之內以為天下大笑者伊又誰之咎哉

事類為固

城郭溝池以記禮運

無壞

俾城

環攻

三里之城七

不勝而爭戰

城以殺

保民

衆城小則益城穀梁盛

民

城者盛也所以受

魚作

淮南子

禹始

者攻弱者守

敵者戰城郭自禹始博物志文築築城伊滅作豐伊匹滅城溝池築

小於天登登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

子之制東版以載作廟翼翼棟之陲陲度之莞莞

築之一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乃閣閣築室

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詩縣百堵

西南其戶約之一極之素素注約謂縮板極城謳宋

謂築土又一猶歷歷也素素用力也詩斯千城謳城

華元為植巡功一者一曰暉其目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鼓倡梁孝王廣睢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左宣二陽城七十里

注晉太康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一節杵而

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

是其遺音漢城朔方王命南仲一彼城東都周成王七

梁孝王詩采薇年將營成

周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興工築營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之所湊制為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千里分為百縣通鑑外紀 京不

度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一一非制也君將不堪左隱元年 梁

不處一一伯好土功亟城而一一罷而不 偏陽固 晉荀偃

荀瑩曰城小而一一勝之不武弗 渠丘惡 一一城一眾

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左襄十年 渠丘惡 一一城一眾

己惡曰其孰以 子囊城 楚囊瓦城郢沈尹戌 由于城 楚

我為虞左成九 子囊城 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由于城 楚

使一一一虞復命子西問高厚大小不知子西責之對

不能王遇盜雲中余受其戈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

也 城為陷 杞梁死其妻哭之 城不沒 智伯攻趙圍晉陽

城為陷 一一之 一一白氏帖 城不沒 而灌之 一一者

三板沈竈產蛙民無叛
意通鑑周威烈王紀
取旗以登隱十一年公會齊鄭

考叔以登孤登周麾而呼曰先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
盈又以登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

注傳於縣布而上襄十年諸侯圍偃陽主人董父
許城左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

復一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
三日注偃陽人縣布以試城外勇者同上
方城為城

楚國一以華山為城秦踐一為城
一左信四年賈誼過秦論
沙不可築魏祖

超每度渭為超騎所突營不得立又多一城
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從之一夜

而成白土惡巫壞牛僧孺帝欲於鄂州置武昌節度使
氏六帖鄂城一一比歲增築賦表茅於

民吏倚為提僧孺陶覽以
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
駢筮其名高一徙劔南西川
節度成都城歲壞

駢易以塙甃障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壑平之以便農桑
訖功一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
章圖以獻王使陳章城衢州工
下存上因名大玄城畢以圖獻王視西門

樟樹密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
章終非我畜其後章果叛備史
築長連城開寶二年二
月上駐蹕路

州壬辰發潞州戍戊次太原庚子
觀兵於城南始命一一長編
築青澗城種世衡知
延州青一

一世衡言于范仲淹請營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
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

為請于朝詔世衡即廢壘興築虜屢出爭世衡
且戰且城城成賜名一一世衡改秩主之長編
西占隴

城本朝慶厯三年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鄭戢言
順德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以水洛城來獻其地一

一一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
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以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邊

寨主劉浥招集其酋長皆願納子質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番兵三五萬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利從之後城

南臨定河

徐禧與沈括等計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明堂

成終賴其利長編

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而右堡烏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圓良也孟也羅韋囉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塞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畧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三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畧萬三千其非九百步之寨三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處則隨宜增展朝廷是其議即日報可徐禧李舜舉沈括李稷等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後兵城永樂凡十四日城成永樂與米脂綏德俱在無定河中永樂北倚山——無——三面俱絕崖地勢險要敵騎數來爭之俱敗

賊必復來

康定元年八月延州都監周美

言于范仲淹曰：「新得志其勢——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全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美領衆力戰，會募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以為救至，引去。遂募禁兵築萬安城而還。長

編
寇果不爭

慶曆四年十月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

階共幹其事。世衡即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欺——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既出，修盱眙城。嘉定十二年十月——

軍
築興元城

嘉定十二年十月——

堵方丈

——為堵左
隱元年注

五板

——而堵公
羊十一年

雉三堵

——為雉長三丈
高一丈左
隱元年注

五堵

——而雉百雉而
城公羊十一年

九雉

城隅之有——以為百雉見前注又邑無——千雉天

都城之制禮考工記萬雉建金城——又金墉鬱雉相望

男——伯七十雉子注萬雉其——班固西都賦雉相望

京峴樓——
白孔六帖

堞堞堞崔神基拜并州長史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

建堞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隄塹冠易以攻方

堞守堞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登堞晉

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

還衛人

左成六年

繕隍

張建封進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一碑

增陴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未訥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浚隍

曹華宋州楚丘

人吳少誠

叛留守王珣署華襄城戍將華一陴堞日與賊搏數禽誠

池溝池

見前

湯池

金城

伊減

築城一詩下武

實壑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云云寶壙

河為池

秦踐華為城因賈誼過秦論

漢為池

楚國方

詩韓奕

城一水以

命修城池

建炎元年七月丙辰下詔

整於淮

甸駐蹕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

城一水以

命修城池

建炎元年七月丙辰下詔整於淮甸駐蹕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

仍命知揚州呂頤浚築城池沈清臣上言陛下志在尅

浩修城池出聖政復先為備邊之計經理荆

襄兩淮以固吾圉凡增修闕險教

聞民兵興置屯田蓋無所不盡其至出奏議

樓櫓無覆屋

露上曰櫓說文

作高土

邊方備胡寇櫓櫓上作桔槔桔槔

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

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漢書文穎注設譙櫓一門為櫓

城上守禦樓

唐馬燧傳

郭郭入宋郭

鄭人以王師會郭

城西郭

襄十九年一懼齊也注魯

西城成郭

襄十五年李孫宿叔孫豹師

治城郭馬援所

州縣一築城郭

羅立言宜州人改武陽令以治劇遷河

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關狹號於衆曰有不
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

壁張耳壁

漢高祖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
韓信一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

地漢

韓信壁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
王信壁奪其軍同上

開壁而擊

韓信從
間道望

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
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
棄鼓旗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已不能得

信耳欲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深
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泺水上擒趙王歇韓信傳

壁而守

吳楚反亞夫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
夫引兵東北走昌邑一一梁主使使請亞

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
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

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
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
奔壁東南甌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
濞前漢周

亞夫傳

堡據堡自守

太宗帥精騎擊宋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
金剛輕騎走出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

樊伯通張德政——一世
民免胄示之軍中喜譟且泣築堡以餉李齊運拜京兆
橋齊運發民——城——督
芻粟——戍白孔六帖

壘為壘

黃帝以兵師
營——史記

因壘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而降注復往攻之備不
改前而崇自服左僖十九

徇齊壘

齊高固入晉師桀
石以投人禽之而

乘之車繫桑木馬以一一曰摩晉壘楚許伯御樂伯

欲勇者賈余餘勇左成十二年摩晉壘攝叔為右以致

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深溝高壘韓

還行其所聞而復注摩近也左宣十二年深溝高壘信

張耳以兵下井陘口擊趙成安君聞之李左車說曰信

耳乘勝遠闕願足下假臣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

得還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漢高帝紀背水為壘諸葛亮

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伺知壘處馬仙陣在邊常單

度渭一一而拒之身入敵境一一壁

一峻要一所攻戰宜閉壘待羅喉挑戰太宗堅壁不出

多捷通鑑梁武紀曰賊恃勝而驕一一以

一之通鑑

唐高紀

塹入壁深塹楚擊漢軍漢王復一負土填塹太宗自將

一而守漢高紀討高麗至

遼東城下見士卒——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及克以其城為遼州通鑑唐太宗紀

城門壁門士

文帝自勞軍至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刀毅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中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漢周勃傳

中門候後漢鄧惲君章為上東門候帝常獵遇夜方駕還惲拒闕不開帝乃迴從中東門入賜惲

布貶——東——柳宗元小石城山記自西山道口徑北踰

——後鄧惲傳

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櫓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在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微北征讜議

夫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體係乎一心一將不謀則萬機皆失一心不安則四

體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而為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之心總數百里而為城固非一夕可虜也然一穴可攻則三軍之衆皆無自守之策此無他人

心之所恃者在關與城關之與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傍
徨而無計也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心在於江一夫
越嶺則全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南
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止此無他人人心之所恃者在嶺與
江嶺之與江既不足恃無怪其束手以就擒也故善用
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為善守之策矣
故古人之用兵不以地為難取而以地為難守不以城
為難拔而以城為難據得敵之城而復陷於敵若未害
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於降我
而逞其殲滅之威則他日未下之城豈不為後日計哉
強則進取弱則棄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然敵人
之既奪則必懲其將帥民旅前日之敢於叛己而極其
殺戮之暴則其餘未降之邑豈不為他日計哉此一郡之
失則百郡無敵降之心前車之顛則後車有覆轍之戒
況夫淮北之地城外平坦無屋可居無營可守賊若突
至城下嚴兵拒關不得與戰伺其夜而將卧則密遣一

軍邀其腹背遇賊整兵則沿門復反而不與之鬪迨其卸甲偃息則又出一軍以震之由是自昏至曉無時而息則賊軍夜不得以偃卧矣伺其曉而將炊則密遣一軍突其營壘遇賊覺知則挨門復入而不與之戰迨其卷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鼓之由是自曉而午自午而暮無時而已則賊軍盡不得以飲食矣伺其馬之飢而刈草芻於遠所也吾復引兵小出別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棄營出刈而賊之馬餒矣俟其馬之渴而求飲汲於他澗也吾復引兵急出他道以窺其後則賊兵不能控馬遠飲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時則賊之兵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而開闔不常則賊之兵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於遠郊則懼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一戰則遇吾兵之不應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糝塞眼目而賊兵不安於曠蕩之場雨則淹淪廬舍漂洒肌膚而賊兵不便於泥塗之地熱則日烘背而連宵不睡之卒恍然如醉

而手足不能以自舉寒則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
僵焉如仆魂魄不能以自全外則驚其糧饋而不使通
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遠則一月至其人倦
馬疲盡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衝其要徑強勁之
弩伏其歸道敵雖聖智亦不戰而成擒矣守城之秘法
三十六其要則曰種柴曰貼城曰招箭曰虛幟曰暗壑
曰透火曰備灌曰倒捷曰截徑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
曰門棧曰歇筭之屬最為緊切而今未之設也攻城之
秘法四十二而其要則曰流星曰反炮曰透窟曰灌水
曰聚沙曰堰板曰飛橋曰洒毒曰採鷁曰風藥曰流火
曰去糧之屬最為緊切而今未之曉也吾今盡其所謂
守城之法而尤備其所謂攻城之法故勝在我而敗常
在敵巧在己而拙常在入然是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
可容賊騎往來者為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煉之以
火埋鎗於地絆之以藤馬足受絆則藤急鎗出而自中
其胷臆矣此伏筌也復求吾城外小徑可通賊人出入

者為暗穿之法。法用掘地成窰，廣三寸，深一尺，破竹成鬚，橫用兩圈，縱立十刺入足，受陷則脚出刺入而自中其脰。腫矣，此墮窰也。恐賊夜至而窺我營寨也，為觸網之法。法用木椿一張，竹檐七片，貫椿檐而成弩制，如獵具以之觸馬，則線高三尺五寸，而馬首可穿以觸人。則線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貫弩機。與一線相通，觸線弩機自發。賊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觸網也。恐賊夜襲而驚我士卒也，為伏虎之法。法用椿六十枚，橫木三十枚，縛而為架，制如曝竿，縛羊三十羖於椿架之上。曳鼓三十面於椿架之下。羊足與鼓面相及。羊起則雙足擊鼓，夜不絕聲。賊人聞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營壁不堅，恐其驚噪為反疑之。法法用啞炮藥線炬火鬼燈各穿貫於硫黃焰硝紙糊之上。計夜時刻為線短長，先用白衣撐立如人數枚，置近炬火遇燒藥然至炬火照見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啞炮鬼燈之類相間而發。賊人見之，將謂吾

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為盜劫為
遠更之法用法用響棒幫子銅鑼隊鼓四件各置撞槌於
近水去處立一水車隨水運轉車上安槌或密或疎遇
車轉則槌棒自打亦用白衣撐立如有人物木枝陰暗
如有庵舍置近金鼓兼響棒幫子之屬相間而發賊人
聞之將謂吾軍潛伏而退去矣此遠更也白窸之法內
安竹筴鐵針皂角刺之屬上則掩以沙土而隨其地之
顏色使賊人止知其為沙土之地而不覺足陷此白窸
也青窸之法內亦安竹筴鐵針皂角刺之屬上則掩以
麻麥草芥隨其物之種類被賊人知其為麻麥草芥之
地而不覺足陷此青窸也馬拖之法絆索於道繫鎗於
索索出於地鎗掩以土遇馬足被絆而走則索尾之鎗
悉自戕其腿腹矣此馬拖也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闊
三寸內置四鎗中分四旁遇馬足被陷而拔則筒口之
鎗悉自中其蹄甲矣此馬筒也若此之類不容徧舉如
此則敵兵雖強何術之我加敵衆雖多何禍之能及我

將反有以收其按營休士之功而掩覆乎敵人王荊公之所不及矣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

桂州新城記

懷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

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其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馬冠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故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外裔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

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恃
以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
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
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
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
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
仲山甫此二臣之德愷於其居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
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
之名乘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
夷狄而中國之安全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
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
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故其將吏相與**歐陽公**築
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歐陽公**築
水洛城疏 歐陽修言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滄
等皆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

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澆能得之則於澆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韓琦自陝西來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恐難得而成今澆能得之又何以成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之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沮狄青而釋劉澆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緣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劉澆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奮身力戰然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澆之威信今忽見澆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邊將欲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城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陝西用兵諸將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在秦州當經營而未暇今澆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後誰肯於邊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援秦州而須渭州芻糧之助今劉澆既與狄青異議

縱使城得成他時秋青怒澆之異已又欲逆其偏見緩急不為之力則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若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秋青曰澆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澆見利堅執意在城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澆以挫御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澆曰汝違大將令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

胡致堂澧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

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鐙洋窈眇莫娛於聽聞氣血僅瘁則甘脆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

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況於閑閑而高闕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鈕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國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爾澧陽舊苦衆漢蒺藜歲築隄防之然後郊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驚有守者闕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去城亦隨陷他日立郡於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寃產龍推產病之逾一紀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姓修壞補缺椰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闕內外謹闔

開置壺箭以授時棲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新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僭臣偽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劇其間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制度非時絀而舉羸異乎屈宜臼之識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

詩集烏喧

栖城上梁王筠

雀集

損墉寒李白

急暮砧

白帝城高杜

甫橫强弩

城高鐵甕杜牧潤州詩

春雲覆

城上杜甫

宿霧深

孤城萬文餘

大城鐵不如小杜

千萬峰

越絕孤城柳宗元

櫓燭

城隅社

更籌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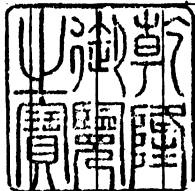
城暗社

雲鳥埤

華表社

遼鶴記

城闌元稹
代曲江老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考別集卷十五至

詳校官中書_臣張經田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_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_臣黃春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考別集卷五

宋 謝維新 撰

都邑門

險要

輿地提綱

天下之險要不勝言也善用險者常使險在我而不使在敵險在我則敵不容窺險

在敵則我反制於敵矣試相與論天下之險要可乎夫左肴函右隴蜀秦關之險也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劔海之利齊國之險也鄭之險在虎牢蜀之險在劔閣吳之險襟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

水趙不據井陘使信得之故趙為信虜陳豨不據邯鄲使漢有之故豨為漢擒自古險要之地當使在我而不當使在敵險要不在我而在敵則敵得以用之而制我矣或者猶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非不險也而所歷非一姓三苗氏以洞庭彭蠡為險夏桀之居以伊闕羊腸為險商受之國以孟門太行為險險則險矣而今安在哉抑豈知險不可失亦烏可恃故魏文侯實山河之固而吳起以為在德不在險晉平公恃其國之險而司馬侯乃以不可為固言之然則彼恃徒險而已矣徒險而無德未有不亡者也後之立國者慎毋以險為可恃而反求諸其德則亦庶幾矣

事類地險

天險不可升也——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易坎卦

要

塞

孟夏之月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謹闕梁塞

漢徑注——邊城
要害處記月令

阻路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
林川澤之——而達其道——設國

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
——國有故則藩塞——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

者達之

巖邑

——鄭莊公即位姜氏為叔段請制公曰制——
禮夏官——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注號叔東國君

恃制巖險而不修
德鄭滅之左隱傳

秦殺陵

秦伐鄭召孟明西乞白乞使
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

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注此

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欹故可以避
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已蜀惡其險而更開北山

高道又以其深險
故左僖三十二

楚方城

諸侯遂伐楚楚子使屈完如
師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一

國一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注方城山在南陽華縣南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

都至江夏南入江言齊平陰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其險固以當城池

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云云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

斥山澤之險難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鄭虎牢諸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左襄十八年

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魯武城吳伐魯子洩率故道注一舊鄭地今屬晉襄三年

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溫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左襄八

保障魯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一一之一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趙氏保障趙簡子以尹鐸為晉公圖成弗克左定十二

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後智伯攻一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沈寗產龜

民無叛意通晉國河山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鑑周威烈紀

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注一一外一而使一左僖二十八

魏國山河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通鑑周安王紀

巴蜀道陋一一相攻秦惠王欲伐蜀以為一險一難巴至命司馬錯伐取之通鑑周慎靚王紀

蜀道嶮項與范增陰謀曰一一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

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三秦降將章燒絕棧道漢邯等三人以距塞漢路通鑑漢高帝紀

之國張良送至漢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所過——以備諸侯盜兵注棧棚也架木為之亦名閣

道史張

築為甬道

漢擊楚於滎陽大破之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

良傳

屬之河以取敖倉

車不得方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
趙二王及成安君陳餘聞

栗通鑑高帝紀

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韓信張耳乘勝速鬪其鋒不可當云云今井陘之道——

——軌騎不得成列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

子擒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

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

陘三十里止舍平旦鼓行出井陘口大戰破趙軍韓信

傳

軍不得渡

齊楚與漢夾灤水而陣韓信夜令人為萬
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

同船不得去

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主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

路拒漢兵漢遣岑彭攻田戎不克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

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祀鉤奇——

——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欄崩燒彭長驅入江

關後光武紀

依洛陽阻

來歙得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陽斬隗

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來歙傳

拒浩疊隘

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成與馬援深入討擊

大破之注浩音誥疊音門金城邑疊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俗呼閤門河馬成傳羶裏推轉

晉鄧艾伐蜀進至陰平鑿山通道造作樓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一自一一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鐵鎖橫截吳人於江磧先登至江油長驅而前三國志要害處一一

一一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晉王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斧令善水

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處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

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克金陵晉史濬傳長江天塹隋伐陳陳後主謂建康王氣在北來者無不推

敗孔範曰一一古以為限虜雍州天府唐高祖都軍豈能飛渡通鑑長誠關長安至代

宗時吐蕃犯京代宗幸陝程元振請正都洛陽郭子儀曰一一古稱一一之國右隴蜀左散函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洛陽地陝阨纔數百里險不足以為防適為闕場惟及時亟還以幸

天下帝遂還京
師唐子儀傳

重在關隘

攻燕山之地北戎入燕有三
關之限曰松亭曰古北曰居

庸而平州之東有榆關實金人入寇之路凡此數關可
以限蕃漢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宣和奸臣知取燕而不
知取燕之險蓋燕之重以有關限之蔽也得燕而無險
與不得燕何異况平州與燕山異路當時金人但未歸
燕京六州耳即未嘗盡得關內之地而金人自金在沙
平州而入寇此乃議割燕山不明地理之故也
漠神宗元豐五年种諤上言歷觀前世本路敵人與中
國隔限者利害一一若彼率眾度漠入攻彼先
困我渡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為邊患者以
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要害
險固可守若能使漠南無此則彼之羸江南七渡左司
粮罷師自可以開關延敵以待勞聖政
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其要
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

北津中流最繁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繁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畧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沿江守師長編

淮南三口

嘉定七年七月真德秀直前奏

言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於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陽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淮陽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糧道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而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單薄地則堙狹兵則單虛徒有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借有他逕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深入乎欲固兩淮須防三口此非臣

李白蜀道難

嗟吁熾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鬼開

之臆說也

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十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我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巖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飈砢崖轉石萬壑雷其嶮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華翠徵讜議臣聞此守之地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華翠徵讜議臣聞此守之地
當其衝要則一
人之力可以敵萬矣非其衝要則萬夫之勇不足以敵
一人故秦人守要害之地而并吞六國司馬仲達據四

達之衝而吳蜀不敢爭齊人之守渤海鄭人之戍虎牢
孔明之屯渭南孫權之塢濡須皆是道也然一國有一
國之衝要天下有天下之衝要不知重守其所謂要害
之區而一切泛然於賊人不由之道則兵旅日增費用
日廣吾見其勞師匱財於非所用力之地彼間之可乘
隙之可伺固亦自若而堂堂之中國將為無人之境矣
今日之形勢閩蜀之外莫淮漢急也故淮東之地屯儀
真維揚以當漣泗海亳之衝屯合肥南巢以當渦濠汝
潁之衝漢中之地屯黃岡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
樊城以斷唐鄧之衝此其選擇形勢精據利便固無可
議然地之相去十有餘里其間小逕間道姑置不論通
都天驛平原曠野類皆屯戍遺闕臣竊憂之取淮而言
自柘臯南巢草鞋嶺野父山廬江至瓦隔河固足以入
江自安豐桃城金牛航步沙湖版橋羅場鎮至盤小寨
亦足以入江矣然算陂巢口之水峻如瀉油鐵脚楊梅
之峭如立壁敵雖雲蒸霧集倍道而至中間險阻崎嶇

林木茅塞未足深畏至若自濠梁升高山麗山大青山
並山定遠黃蓮皇甫山梁縣望桑根山宣宗而至項亭
則東西數舍南北一望高則平崗小坡不過尋丈卑則
淺溝狹澗不過數步既無關隘可以遏其鋒復無屯戍
可以絕其後賊若勁從此徑突入和州屯兵楊林梁山
白山等處控扼大江東浚柵江裕溪以造舟楫比浚東
關肥水以通漕運借曰未能涉我風濤之險所謂國家
湖南江西歲計米麥之運不敢東下則版曹告匱而骨
髓先枯浙西淮東按月茶鹽權貨之商不敢西上則諸
路總司無措而肝腦先潰此濠梁歷陽之虛實江淮之
勝負係焉可無重兵以守之耶取漢而言自長樂平林
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漢自桐
柏范莊馬崗補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
矣然應山大靖尚有鄉兵團結土門九里尚有舊關故
壘敵雖越險而來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湖陽分界山
至棗陽自車橋涉川至鄧州自湖家走馬崗道八林上

石至隨州則北自唐鄧南至漢水無林可依無澗可隔雖有沔河守扼之卒而地無關隘不足以扼其衝雖有華陽棗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勁從此徑突入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谷石堰長蘭白本等處直渡漢水北據荆門虎牙斑竹馬梁諸關以為自固之策南據江陵建陽潛江以為屯守之計置襄陽於不攻而前襲荆南則襄陽已在其圍圖之中棄光化於不爭而遠憑巫峽則光化已居其囊拮之內借曰未能舳舻千里以爭我東下之勢所謂三巴之險已塞而吳蜀有離析之憂荆襄之區不全而江淮無犄角之勢此隨州棗陽之虛實荆襄之得失係焉是豈可以不問耶近日諸將惟知以重兵固守渦口南巢而濠梁定遠反視為閒慢之地故賊兵大入於環滁歷陽之郊惟以重兵固守神馬坡樊城而車橋胡窰上石反視為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郢隨之境此其衝要自今宜令行下淮漢帥臣搜尋前件險隘分兵固守差官節制

明立斥堠近置策應吾軍進取留此以為徑捷之道而取其有先入之便賊軍入寇則設此以為掩襲之所而避其有闕我之謀則三邊之形勢可全而准漢之津可無濟涉之憂矣是謂屯要

詩集崆峒薄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纏亘雲水氣參錯材迫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磧西

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地軸弱魑魅哭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花

卑北知——超然俾壯觀已謂隱寥棧道濕

細泉兼輕冰沮

廓突兀猶趁人及茲嘆冥漠杜青陽峽峽石門雲雷隘古鎮

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濺胡馬毛成單防虞此

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杜龍門鎮玄自茲晨發赤谷岸險難——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

不可度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

一一一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沂泂增波瀾野人尋
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足未敢辭路難杜寒峽

不易論

蜀道路乘亭西上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

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
他山尊仰干塞天明俯入裂厚坤云云高有廢閣道推

折如短轅
杜木皮嶺

未可傍

惟天有設險劔閣天下壯連山抱西
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

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一一珠玉走中原岷我氣悽

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

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
將罪真宰意欲鏤豐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杜劔

門大鷄斷

十月陰風盛北風無時休茫茫洞庭岸與子
雄雙舟霧雨晦爭柁波濤怒相投一一四

德糧絕誰與媒相去不容步嶮如礙山丘云云能令
暫開霽過是吾無求韓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著驛

馬墮

念昔從君渡湘水大帆夜劃窮高桅陽山鳥路出
臨武一樞地驅頻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

詔從天來

車輪摧

羊腸路詰曲如馬戒舟

巨石水中央

江寒出水長

沈牛答雲雨

一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杜鰲瀕堆

射工伺影

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
潭心月煖長蛟涎一巧一遊人一颶母偏驚旅客船

從此憂來非一事宜客華

瞿塘誰敢過

白帝城邊足風

荆州歌

北上何所苦

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

北上緣太行磴道

石車輪摧高岡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風殺氣毒劍戰
嚴風烈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近

顧君舊鄉云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
磨牙皓秋霜云云嘆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

平開顏觀天光
李白北上行

濤浪相衝撞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
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萬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
舂撞上磨青蒼以黯靄下壓厚土之洪厖歐陽廬山高

江山昔最雄

平時都邑全為陋敵國————荆楚
先賢多勝迹不解攜酒問鄰翁歐陽公夷

陵歲暮書事

呈元珍表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六

宋 謝維新 撰

橋道門

道路附 馳道

輿地提綱

道路之設人之所繇以之四方者也夫東西南北不同其方則所由之路不同其趨

故之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旆之齊而西之秦而東則車轍馬跡為背馳矣是以出門必問途跬步之差千里之迷天下之不能無道路也久矣昔者堯自洪水之後一時之道路幾為之不通矣而堯則咨禹

平之禹乃陸行而乘車水行而乘舟泥行而乘橈山
行而乘楫隨其所之刊槎其木於是九州以開九道
以通是則禹之功也向使不有禹之功則獸蹄鳥跡
交乎中國龍鰲蛟涎不待異日而後見也彼趙孟觀
乎洛而美禹之功且禹之功豈獨於洛觀之哉凡今
之道路惟其欲之無所不通亦猶夫洛也故異時魏
絳舉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經啓九道其亦思禹也夫抑亦美禹也夫

事類

良為

震為

開通

易說卦 徑路 塗同上 李春之月司空

有障塞 平易

司空以時一年又晉之道路

道周

有扶

生於道左云云

徑術

孟春端一注端正也

微行

導彼

生於一詩

大路

中達

通道

疾驅於大都詩

注微行牆

大路

中達

通道

疾驅於大都詩

載阻且長道一詩兼葭阻且躋道同上野廬達一氏掌

禮地合方掌下之道路同上司險達路禮夏官虎賁

使一氏若道路不通有徵事九軌七軌經涂一環

五軌注涂謂環城一達九達岐旁岐道旁出三達謂之

之道禮冬官匠人謂之莊康樂壯盛也七達謂之劇驂驂馬有四今此有

七故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有徑

有畛遂人凡治野夫間一遂上一十夫有溝溝上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徑容牛馬畛容大為阡

為陌

南北風俗通東西

男左女右

道路車從中央記曲禮

列樹表道

周制有之國周語

樹林為阻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一之

行者遜

路

虞芮爭田而訟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可以入君子之庭退以所

爵者為辟

凡道路之舟車繫互者叙而行之凡

有節者及有至則一之

草穢塞路

定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於陳

道第不可行謂

桃李垂街

子產相鄭一壁馬假

壁馬假

道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左僖二

金牛通道

秦惠王欲伐蜀

乃刻石牛置黃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
即遣五丁力士鑿成道入蜀使張儀隨其路伐之本紀

行不由逕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
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

行必循陌

焦光孝所——不踐邪
逕——阡——孔六帖

失道隨馬

管仲從
威公伐

語

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管仲曰老馬
多岐亡羊

楊子
鄰人

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韓子

多岐亡羊

亡羊率其黨請楊子堅追之既返問獲乎曰亡岐路既
多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大道以——

——學者以

車遇軸折

楚野辯女者昭氏妻也鄭簡
公使大夫聘于荆至於狹路

多方喪生列子
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將

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

妾之避也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
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貳

過轂擊肩摩

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車——人——

志高氣揚以大王之賢可以南北楊朱泣岐謂——

大蛇當徑

高祖夜逕澤中有——

逐牛幾里

丙吉嘗

道韋闔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牛喘

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行——矣掾史獨謂丞相

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闔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

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太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

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所過糞除第五倫

不達客河東變姓名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所窮慟哭

原上黨——輒為——陌上人號為道士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
車轍——輒——而返

下避故吏

王戎簡脫不持儀
刑好乘巴滇馬雖

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
我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我輒——道——之竹林七賢自

避赤棒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
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

威儀導引乃於樹下自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
意避弟膺之曰我————本不避卿愔甚重之
路不

齋糧

唐太宗——取給于道通鑑道皆列肆元宗——路——
具酒食以待

行人食
貨志

水壞其棧

封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鄭
涯開新路————敎更治斜谷道

行者
告便

雷辟其石

高駢鎮安南使者歲至乃鑿道五使置
兵護送其徑有青石或傳馬援所不能

治既攻有——乃
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

因問田父

朱泚敗走昏迷不辯
南北——路於——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

四

父曰豈非朱太尉邪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地不長惡蛇鼠不為龍天網恢恢去將何適遂亡所在南部

新何避妬女

秋仁傑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

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一妬女一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

哉道逢宰相

劉公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

從歸府第遇之於塗除去蓆帽涼衫斂馬於浚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若無所據則為犯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一一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

遽止然終不樂錄語

馳道蹕道樹松

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一一廣五十步隱以金椎一一以青一一為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御道植柳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
運而託足焉賈山至言

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
行豹尾中
道一萬開邦
四十步旁皆築一以

后父名禁避之故
至龍尾道
安祿山逆謀日熾每
曰省中漢書註

史本傳又唐舍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
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檻悉以

青石為之故謂
之龍尾伯宅編

里堠以車記里
黃帝遊幸天下
內傳
里置銅表
魏文帝迎薛
靈芝大道之

傍一里一里一里
里植槐木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
側一里置土堠經雨頽毀每

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木代之既
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

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
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北史
韶州創驛

侯徐申達——刺史徙
治故州——孔帖
夏州復驛侯李吉甫請起——

一區以通
緩急同上
兩京置辰侯
開元二十九年命觀風使鄭審
檢校——驛門即今門——十二

——自審
始也事始
劉夢得驛路記
太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
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達

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
驛適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更請于外隧永永便安

制曰可守臣奉詔無違命無奪時靡羨財募遊手逮八
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石而紀曰在兌之方面玄

負陽門街周道牆陰行桑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延
世工墜塗宣哲銳覽剛滑術精于內也遽廬有甲乙牀

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索示禮而不恩也內庖外
廡高倉邃庫積薪就陽時芻就燥有素而不慙也主吏

有第後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孖行者有別邸周之以
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謁潔之敬錢別起登臨之思漆
消波瀾蒿丘雲烟四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較奔蹄適狂
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
字貞一莘陰弘農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
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
若貞一可謂果於從
政而決行其言者乎

詩集披榛得

微路杜

行木杪

路危杜

山館

望鄉路

豈無平
肩與莫

辨詩

緣江路

青郊堂成詩

武陵源

失路杜

遺興
蔣詡

徑卜築應同

羊腸路

車輪為之摧

裙腰徑

誰開湖寺西
南路草綠

一一斜注孤山寺路在湖州中草
綠時望如一一白樂天杭州春望

雪暗天

欲渡黃河
冰塞川欲

運
過單牌雙堠頭都白

楊廷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

宋 謝維新 撰

橋道門

橋梁

輿地提綱

橋梁之設所以濟不通也古之人所以啓閉從時者蓋城郭牆壑以為閉而門戶道

橋以為啓閉與啓均之為不可緩也然橋梁於道路最為有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橋梁猶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無道路也蓋一日而無橋梁則道路有時而不通矣故凡達川澤之阻濟湟隘之險使斯人免塞

裳之苦濡軌之病而得以之百里之千里而無留行者雖道路之功亦橋梁之功也彼蠢蠢之氓憧憧之徒曰南而南曰北而北以至於東西唯其所者豈知力將岸爭勢與空闢乃蒙此利涉之功哉或者不此之急而脫輶以濟人而亦甚勞矣

事類造舟

一為梁注

達阻

司鑒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注達道路者川澤之

阻則橋梁

澁梁

楚伐隋今尹闢祁莫救屈重除道梁澁注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

橋也左

溴梁

會于一左襄十六又梁莫大於一爾雅

鼃鼃

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荆東

至九江以

一牽牛

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為梁而渡紀年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

橋南渡以

川不梁

單襄公過陳見白六帖

河始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

橋史又秦作浮橋
于河春秋後傳

絕水為梁

石——詩
有狐淇梁注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通海觀日出處有神人
能驅山石下海去不連鞭之流血齊地記
獨木曰豹——

之橋曰權亦——小橋曰杠
今謂之畧約廣志
與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
成民未病涉也注徒杠小橋與梁大橋孟子
以弓擊水

高麗國王有侍婢自云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
子名曰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害其國欲殺東明東明走

至淹水——隔洞擲巾
魚鰲浮為橋而渡
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久

禁為衛士所知追捕甚急逃還山中追者在
後——見其妻告之——成五色橋度崔
與婦人期

尾生——不來水
至抱梁而死抱朴子
與老父期
張良從容步游下邳
地上有一老父衣褐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彙編要略

卷七

三

至良所直墮其履地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再往父又先在父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方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帝王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

題昇僊橋

司馬相

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漢本傳

師過蜀郡

一

題其柱曰不

匿中渭橋

文帝行出中

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漢本傳

釋之

如從席過

趙充國治湟臨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

枕一上

從免冠請

薛廣德直言諫諍後帝祭宗廟出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請

曰宜從橋云云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冠蓋園門後顯

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乃從橋本傳

冠蓋園門

顯

宗幸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一縉紳之

人一橋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注漢官儀曰辟雍四門

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

闕樓絕水

公孫述遣

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儒林傳序田戎等據

荊州虎牙橫江起浮橋一立攢柱以一道

飛炬

拒漢兵

注述傳攢柱叢木以為柱通鑑光武紀

焚橋魯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

衝浮橋而攢柱有反祀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

戰因一之風怒火盛一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

所向無據水斷橋蜀先主為曹公所追張飛

前同上

據水斷橋拒後

利濟百姓

後漢崔亮渭水為橋取象三公洛水浮橋三柱折

陷馬

一名崔公橋三公象也魏畧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彙編卷七

三

斬儀

魏伐蜀鍾會先命牙將許儀在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足於是——魏志

舉杯勸預

杜預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必不可作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遂作

成上臨會————曰非卿此

伐蜀作橋

鄧艾——先

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

屯汲造橋

晉成都在王穎字章度——南阻清水為壘——浮——道河北以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

石陽羨獺

獺——獺出穴口西向而獺周處風土記

義興

蛟死

——郡漢渚長橋下有蒼蛟吞數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處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焉

五丈馬跳

慕容垂與劉牢之戰晉大敗車騎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于——橋牢之馳——五

丈澗會救

立木止車

權萬紀族孫懷恩嘗過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

至後燕錄

——中涂——過——省懷恩通過之示德
幹曰民不可邪焉用此德幹慙服孔帖
累石代柱李昭德洛

有二橋司農卿韋洪機徒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
橋廢省鉅萬計然洛水歲涼蓄之繕者告勞昭德始——

————銳其前所殺暴
溝水不能怒自是無患
築道為梁梁立德從征遼師還
至遼澤亘二百里渾

不可通立德——
橋——無留行
維艦為梁李存進晉軍德勝為南北
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

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
竹下——大——浮——莊宗大喜
爭橋溺死李密王世充
進薄其壘密

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
————者數萬洛水為不流
斷橋奏捷李愬取吳
元齊道分

輕兵————以
絕泗曲道
航橋控賊史思明自魏來王師南潰郭子
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

機橋殲賊康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維以長
絕賊半度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
賦一

鼓鐵

蒲津橋每冬末冰合春注初解流漸崢嶸艱斷航破無歲不有開元十開載授彼有司俾鐵代竹

晉國之

法周官之六齊結為連鑠鎔為伏牛偶立

於兩岸襟帶於中潭鑠以特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

莫浮梁奔漸不突

用三脚木

杜重威朔州人契丹寇真定轉運使李谷教重威

積凌不隘張說贊

一一為橋募敢

青龍卧其上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

死士過河擊賊

默暇欲南過至橋上忽馬不進

伏牛立於岸

見東郭大

夫橋

張志和築室越州一一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創之人號一一

東都集賢橋

裴度立第於一一里有風亭水榭梯一架閣唐舊史

覆車償民粟

王周四鎮皆有善政橋壞一一民租一周曰扼河擊梁兵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一一為治其橋

王建及梁晉戰栢鄉相距鄙邑野河上真定兵——橋
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真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
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
人馳——梁敗解去五代史唐臣傳
揣廣狹以濟賈

京兆華原人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
凍泮欲濟無梁循——為橋——張或石橋銘閻茂

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
師次趙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

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汶水伊何
諸州牙錯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藏制模斷紛揉幹

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
迥透塊軋匠造琳琅簇籊敞作洞門呀為石竇賒莫算

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闔吞齊跨趙徹夜防晝
月挂虛梁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之闕梁折

我賊寇郡國襟帶山河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
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逸事物殷

富夕發蒯蠕朝趨禁雷心舍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
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蔡謨石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
庚寅以嘉祐二年四月辛未訖功繫址于

淵隴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十六百丈廣丈
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
百萬求諸施者行李往來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
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
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為之樂合讌飲而落之明
年秋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記所作勒于岸左

蘇軾何

公橋銘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鶻在河順水
而行雲駛鳥疾惟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

過膝則止惟水之利咫尺千里汙彼濫觴蛙跳鯀游溢
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拆
雷解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難犬相聞吳越莫救允毅何
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一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匪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擔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如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驩呼闌道抱其馬足我歎其言視此泊泊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子葉適利涉橋記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肅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檻絳索隄其兩旁裊圖狡狴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于橋西北樵採攜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雁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踖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屋肆烟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曰橋以木成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圉

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一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步折之更二載始得經營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著之余卧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前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漆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屢返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湖生汐落隨江降生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志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

朱弁橋記

造舟為梁見於詩而杠權猗狗

雜出於子史若橋之為名則始於商而獨著
於周書逮秦漢乃各冠以地或因水而稱

詩集 搖文 蠲

水——動纜轉錦花
榮初學記唐太宗橋詩

躡綵虹

乘橋——太白

伐竹為

歸華表——橋結構同寨裳不涉往來通天高白鶴
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

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杜竹橋

驅石架

秦皇按寶劍赫
怒振威神逐日

巡海右——滄津微率空
九寓作橋傷萬人李白古風

官柳細

市橋——杜

苦竹前

橋——屬
幽運柳

上駕漢

飛橋——韓

復非船

非間——可居兼可
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

此作
同上

中流蜃氣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蔽虧
東西渺然白漫漫侵北斗浩浩浮南極

誰投此虹蜺欲濟兩間阮——雜——欄楯相承翼初
疑神所為滅沒在頃刻晨興坐其上傲兀至中是獨憐

造化功不謂因人力今君持酒漿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煥煌丹砂柱璀璨聚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謂予獨不可跨海鯨鯢三百欄千鎖盡還當采民力荆公垂虹橋

跨海鯨鯢

橋行人波上跨

瓊瑤插天蟬蛸玉腰闊————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是銀河接不必仙槎八

月清鄭毅垂虹橋

龍亦驚逃

犀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搖翻雪浪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宿漲

落隨蟻不敢躋

黃橋本千柱掛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溪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

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洲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似開

銅駝峯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閤筆不書帝尾驚蕭然無尺筭欲駕飛空梯探囊賴故

侯寶錢出金閨父老喜雲集百夫下一代極此百尺泥殺散西村難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簾壺無空攜三

日飲不散那知陵谷變桂漬生茭藜後
紫虹千萬尺老匠

紫虹千萬尺

鐵手風運斤一挾刃入千山
禿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為
失地猶濟人西瀼巨澤江
海通陽侯利溷驚濤風當
道獨能支地險更來安得
與天通莫比垂天紳莫比
跨地帶渴龍乾死枯無鱗
絕海失舟踏鯨背秦帝東
游逐仙跡累重肉多飛不
得三洲水隔不到山借得
——
平時塵土埋英雄吾亦棄
劍來游東欲觀水盡朝宗
海安得身乘波浪風為約
他年可歸處獨倚闌干不
思去李膺范蠡不足奇待
我為名千古歸王逢原吳
江長橋

曉風千里渡
如建業虎城峙勢若常山蛇陣橫脚底

江濤時洶湧望中烟嶼晚分明往來利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卿劉彥冲洛陽橋

曉風千里渡

江濤時洶湧望中烟嶼晚分明往來利
涉歌遺愛誰復題橋繼長卿劉彥冲洛陽橋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八

宋 謝維新 撰

關津門

關隘

輿地提綱

古者門關所以譏禁非常也故控扼險要束制咽喉者關也緘滕甸服扁鐻王畿者

關也周置司關漢置都尉至于唐亦置吏守關周漢之制掌出入者以節傳唐制有上中下之差度者本司給過其文書出塞踰月者給行牒獵手給長籍蕃客閱其裝重然入一關者餘關不譏此設關之法也

然在境上者為關在關內者為門在門內者為市周制自外來者按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關參相聽以檢姦猾也後世非不防姦盜也而姦盜愈生非不察偽游也而偽游者滋至此犯門斬關之徒雞鳴狗盜之輩詐刻符傳之流如出入於蕩然無限之地而關之為關非復周制之舊矣不寧惟是禁民為暴者古之關也取民為暴宜古之關乎古者闕譏而不征自什一之外他無問焉後世偏介之闕暴征其稅彫門之賞使食其征門闕之法至是壞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哀今之人思古之人安得不為之長太息

事類謹關

——梁月
令孟冬

閉關

——先王以至日
——商旅不行易

易關

——市
——來商旅

月令復關

——乘彼坵垣以望——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
見復關載笑載言注復關君子所近詩賦

待暴客

重門擊柝以蓋取諸豫易繫辭

禁異服

闕言記王制

司貨

賄

司闕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治禁與其征厘凡貨不出於闕者舉其貨罰其人凡

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禮地官

用符節

門闕期以反節禮地官符節

孟夏

無索

數教不難物也月令

凶年不租

年不順成闕梁不租禮

執禁

以譏

闕呵察也記王制

無征猶幾

國山禮則闕門

謁

闕以對

者數一禮從

敬闕則告

凡四方之賓客一禮司闕

譏而

不征

闕孟

荒則無征

國山一禮司闕

文仲廢闕

減

六孔子曰不仁也注塞闕陽闕之屬凡六

闕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塞患再反左文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

二

季孫攻滅氏——鹿門之
——以出奔郛左襄二十三
自徐關入師從齊師于莘

師敗績齊侯免云云遂——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左成三
自陽關逆齊侯伐我北鄙

關桃高原圍滅紇于防師——
于旅松注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左襄十七
公孫白馬

——龍常爭論曰——非白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
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於奪實也桓譚新論

老子青牛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西游先見其氣當遇聖人老子果乘——薄板車過校

喜三千言俱之
流沙列仙傳 雞鳴得出秦昭王囚孟嘗君乃改姓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

出客恐追至客居下座者能為
——雞雖皆鳴遂——關史記 雞鳴逃去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不

禮丹怒亡歸夜至關關門未開丹
為——雞雖皆鳴遂得——史記 為法自做商君亡至關不得舍

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坐詐傳亡歸甯甯成爲中尉抵罪
之商君曰一一一史記

刻一出關叩而攻秦九國常以十倍之開而延敵秦
漢本傳

關一一一九國之師遠巡閉備他盜楚漢旦日合戰
不敢進並賈誼過秦論

父項伯素善張良良與俱見沛公公曰吾入關秋毫無
所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關者一一也豈

敢反耶願伯先入者王懷王之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西
明言高祖紀

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燒函谷
諸老將皆曰云云卒不與羽而遣沛公同上

關沛公西入武關居於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
王項王大將亞夫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

令家發薪一束欲徙函谷關漢武時楊僕征南越有功
關門關門乃開恥爲關外人帝爲一一一

一於新安三

置關用傳

景帝四年復一諸一一出入
注師古曰古者或築刻木為合

符或用繒帛張晏曰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

寫一通付關吏本紀

除關無傳

漢文帝一一用一本紀

詔罷馬弩

漢一一關舊征

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已上皆不得出關令不禁故曰罷白六帖

詔內粟車

宣一人以車載

粟入關得無用傳同上

傳察偽游

一一今之過所也漢興置關都尉以一一用傳出入白六帖

籍內流民

漢詔流民欲入關者一一之注為籍內之也

棄繻而去

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

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一一軍為謁

者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漢本傳

買符以入

郭丹初之長安過宛

從宛人陳兆一入關——函谷關既入封符語人曰
不乘使車不出關丹自入關後十二年不歸後如關竟

如本志東

請為東封

魏器將王元謂器曰——一九泥——

觀漢記

同但願生入

班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
上到酒泉郡————玉門關後漢本傳

西入秦關

馬周————入新豐
逆旅主人不之顧本傳

急守潼關

封常謂安
棣山度河

後必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
一夫奔突則京師危矣不如——仙芝從之
謁

歸壺關

苗晉卿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
望縣門趨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

況父母

乃為閉梁

韓滉為浙東西觀察使聞
京師未平——關——

不足駐師

孔緯既及行在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院狹
————請奉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

燕有三關

北戎入一燕一之限曰松亭曰古北曰居庸而平州之東有榆關實金人入寇之路凡此數關可以限蕃漢也而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宣和奸臣知取燕而不知取燕之險燕之重以有關限之蔽也得燕而無險之可守與不得燕何異况平州與燕山異路當時金人但來歸燕東六州耳即未嘗盡解關內之地而金人自平州而入寇此乃議割燕山

秦有三關

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此敵人入寇之路也自

不明地理之故也

失此三關而蜀之門戶撤矣

崔融徙關疏

唐武后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其畧曰

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唐史本傳

朱朴遷都議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我

實因之凡三百歲廣明巨盜陷覆宮闕比幸石門華陰十
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
夷浸數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
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乃形勝之地沃
行之墟若廣浚溝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
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
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
都已盛而衰亂可興也本傳

詩集預雞鳴

高談先馬渡偽曉
唐太宗入潼關詩

掃蜂蟻

近靜潼關

青絲詩又士卒何草草
築城潼關道杜潼關火

萬丈餘

大城鐵不如
小城

百二重

休道

秦關
列戰格

連雲
千古用一夫
借問潼關吏
修關還避胡

杜
為要樞

萬古
何時息
韋應物
往來

不可援

天關悠悠
韓和皇甫
湜未

可傍

一夫怒臨關百萬

河曲遶城

霜峰直臨道冰

時清失險

杜峽口

鐵鎖欲開

石城除擊析

玉門吹

度

長風幾萬里

劍門天下壯

惟天有設險

延州

城北戶

防猶可倚杜

西出無故人

勸君更盡一杯酒

王維陽

留滯更解鞍

晨雞三叫未開關
却上月明高處立
曉風吹面作

清寒劉李
孫守關

古今合璧事類備考別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

宋 謝維新 撰

關津門

津堠

輿地提綱

按說文津水渡也堠小津也天下不能無江河故行旅不能無津堠津堠之置必有

非橋梁所能盡通之者也故有風濤之險而車馬無阻於行色有無限之分而徒從不至於迷途彼此皆利濟之人往來無病涉之予此其為功亦次於橋梁者

事類黃龍負舟

禹濟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

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蜉蝣也禹顯色不變須臾龍俛耳低尾而逝通鑑外紀

白魚入舟

武王伐紂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躍——王——中武王俯取以祭時乃有火自上伏於下至于王屋流為烏

其色赤其聲魄諸侯不期漁父乘船

楚欲殺伍胥胥奔吳幾不得脫追者

在後至江江上有一————知伍胥之急乃渡胥胥解劍以謝之漁父不受

女子持櫂趙簡子南

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

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漚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命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員持櫂遂與渡中

流發激櫂之歌簡子焚舟遂濟秦伯伐晉濟河————取說以為夫人列女傳

自茅津一封殺尸而還注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左文三年執輿是知而長沮桀溺耦

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一解衣佐刺詳見疑者為誰曰為孔丘曰一津矣語

船以待項羽垓下之敗遂引兵欲渡烏江烏江亭長

渡羽曰縱江東父兄憐而以示形制漢王欲捐成臯以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東屯鞏洛以距楚

鄭食其曰云云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倉敖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

一諸侯一之勢則天下令持布錢王莽吏民出入

知所歸矣王從之高祖紀佩劍化龍雷煥佩劍至延平

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注問是何人而停留之人沒水求之遂見兩

龍而退晉張華傳鑄鐵為牛蒲津河橋天下之要津

也唐明皇詔一牛八

次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

二

頭柱二十四條連鑠一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枚於
中間分立亭亭有虹霓之狀實萬代之奇絕也紀異記

又見橋聞杜鵑不樂邵康節步天津橋問其故曰洛陽舊無杜鵑不十年

必用南人為相天下柳宗元鐵爐步志見前吳處淳青箱

多事矣邵氏聞見錄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涯為

雜錄步故晉步即漁者施晉處船步即衆人渡船處揚

州瓜步洪州觀步中謂水涯為溪步回首過多楓木林江

詩集輟棹問我行倦風湍回首過多楓木林江

欲平二月頻送客東海闊無滄擬欲乘槎明河可

親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宋之問明河篇戲問垂綸春江不

月已風濤舟楫歌斜處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北固
江草亂青袍

京口

愁殺渡江人
臨江人孟浩然楊子津望京口

郡城樓下

通津柳峒岷

楊子江頭

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嚮瀟

湘我鸞秦鄭
谷瓜洲渡

風顛當斷渡

明日一坡

日暮閱過船

河西猛士

無人識——津亭——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槩
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拭

與寓目看君飛
矢射蠻虜蘇

石碓小渡五里強

我橋小渡十里長——斜風

細雨寒蘆裏下有深潭黑無底渡船劣似紙半張五里
都城一千里中流風作浪如山前進不得後退難隔溪
市井只咫尺安得飛墮於其間大江風濤堪著力小渡
風濤更無格咫尺性命輕如毛只恐一毛猶不直楊廷

考過
石砲

滄浪千頃片時間

天將天塹護吳山不數轂函百
二關萬里銀河瀉瓊海一雙玉

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閑
多謝江神風色好————過楊子江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

宋 謝維新 撰

市井門

市井

輿地提綱

按風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古者日中為市致民而聚貨以其所有

者易其所無者使農工商賈通功而易事則其利各有以相資而其業因得以不廢也自世道日降情偽日滋凡物有多寡之不齊則其價有低昂之不定人情有貪廉之不一則其直有增減之不常於是乎不

可以無司平之置以智而詐愚則興巧取之謀以壯而凌弱則起豪奪之念於是乎不可以無奸競之禁夫惟其司平在焉奸競禁焉然後彼此交易各得其所吾見商歌屋工歌肆而農亦未嘗不退而歌于野矣此三代之風也彼弘羊何為者耶官為九卿令吏坐市列販物以求利是未能平民之欲而已與民爭利也彼霍氏何為者耶身秉國政奴客鬪變而曾莫之禁是未能禦民之競而已先民為競也彼唐德宗何為者耶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乃令宦者主宮市至閭物屋左而人莫誰何是又未能禁民之奸而奸已自上而出也夫太古遠矣三代不復見矣吁政教之陋一至於斯也

事類買賣所

市說文

交易處

市恃也言一而退貨恃以不匱也風俗通

鬻物

鬻者市之垣闌者市之門肆所以陳一之崔豹古今注

市治教

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

婦為市禁令司執掌憲一之禁其鬪鬪者與其親主禮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

若不可禁則搏刑于市掌戮凡殺人者路諸而戮之同上市肆三日盜歌于市舞

爾詩井商願歲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童莫欺之皆悅而於其市矣孟

市不貳價雖五尺之有易無古之為市者以其所適市之或孟其所者有賤丈夫焉必

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財與利市井相與言則立之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孟以

平一關之市必謂之廛市中空地神農為日中為市一同上鄭周禮注

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祝融修神農氏作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繫辭市高陽氏

表市官不修一市古史考一太王居邠亭一所一有里奚舉百一

於市晏子宅齊景公欲更一之曰子之宅近市宜

僚居熊一市南不舞白鶴吳王葬女一於市

吳越春秋粥羔豚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吹篪乞食伍子胥出

吳市史擊筑和歌高漸離一荆軻殺人避仇聶政一

以屠為事博徒賣膠毛公薛公遭戰國之亂二人俱以

薛一荆軻所飲一既至燕春申所造吳市者一

里越絕立木於南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千金史

懸金其上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一千一一有能

增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史

令列販物

弘羊一吏坐市一一求利前食貨志

持所

出貨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一其

郡一一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遜或議論槐下三輔黃圖

為平陽吏

大將

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為吳門卒

梅福變姓名市一

賣卜成都

蜀嚴君平一一於一市依著龜為言利

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

閱書洛陽

王允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一

所賣

身自滌器

前司馬相如今文君當墟一一於市中

口不貳價

韓康伯賣

藥於長安市

家人犯法

光武以祭遵為市令遵格殺之

百姓相慶

呂布殺董卓——相對欣喜舞皆賣家中珠環人皆衣服牀榻以買酒食——賀長安酒肉為之踊貴

號慟

羊祐都督荊州卒州——正市罷市本傳

莫敢誰何

德宗時宦者主宮市

嘗置數十百人閱物屋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

皆不納張建封傳

墟市虛所

——賣之注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吳賢良曰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

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柳童區傳記

亥市

分寧縣本常州——也嶺南村落有市謂之虛

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疫皆如瘡疾間日復作也江南人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耳又荆吳俗有取寅申已

亥日集于市故謂
一一徐筠水志
滿時少
嶺南村市一一虛時間旦

集

蜀有疫市一一如疫症之發其俗
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也青箱雜記
劉禹錫觀市命

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
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
民誠信而雪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
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
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市如在闌閤制其
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其作肆私屬
有閑在中笥者絨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形及質焉在
筐筥者黑白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饌其作饌陳麴餌
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憚然鼓刀之人設
高俎解豕羊而嘉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
陸羣狀夥石入隧而分羶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
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心中

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集作冒非良苦於集作之非巧言數量衡於險手

杪忽之差鼓舌僉儻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望煙

埃奮羶腥壘集作疊巾履集作屨嚙而合之異致同歸

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

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

為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柳宗元童區寄

之惑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

傳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本作以

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

束縛鉗梏之鉗其廉切格始沃切至有鬚鬣者力不勝

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幼弱

者漢官因為己利一本為字上有以字苟得僮恣所為

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

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

州蒐牧兒也行牧且蒐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

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
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
刀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刀力下上得絕因取刀殺
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
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
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
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
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
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刀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
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太府太府召視兒幼愿耳
刺史顏証童云音狂又之盛切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
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
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
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史記云

并陽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詩集早休

山縣市社

暮宿

陰市李

燈火

家市杜

童僕

來城

市瓶中得

酒還社

日中合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迴車既非隨舞
鶴聊思索枯魚因龜識李主傍酒見

相如

人己黃

日中集

市上利競錐刀杜

於

常多米

小

買乘新

羅米

百

不入襄陽市

終身棲郭門

李不爭咸陽市

古來賢達人

始得魚菜

稍尋羊豕村

落山博取魚蝦

樵人賣薪不買米滿籃
歸范遠瀟湘八景山市晴嵐

墟市趁虛人

青茗裏鹽歸洞客綠荷
包飯柳峒岷

至申洲

野橋經玄市山
路張祐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